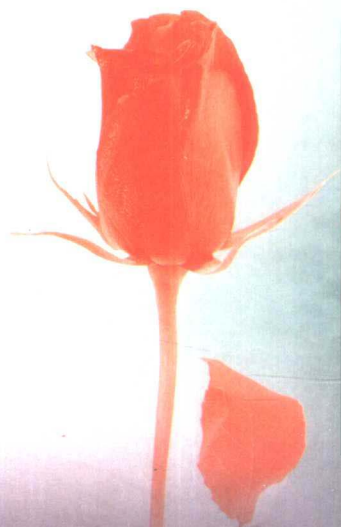


蔡柏崇 著



爱的普度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蔡柏崇 著

爱的普度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普度/ 蔡柏崇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9

ISBN 7-5360-4790-8

I. 爱… II. 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5175 号

责任编辑: 谢日新

实习编辑: 胡琴乐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官桥村)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9.5 1 插页

字 数 190,000 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790-8 / I·3773

定 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内容提要

《爱的普度》一书，是由既独立又有联系的五个中篇——《捧着一颗心来》、《前边有片林》、《传代的苦恼》、《瘠土上鲜花》、《把爱心给孩子》组成的长篇小说，叙述青云小学创办人高洁和她的同事，几十年面对穷山村、穷教育、穷孩子，抱一颗爱心，以人穷志不穷的精神，艰苦办学、关爱孩子的人生故事。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读一读这些教育故事，体味一下书中人物的人生经历，和蕴藏其中“爱人如爱己”的“普度”爱心，想必能与他们进行心灵对话，得到感悟。

关怀 责任 尊重 理解

爱人如爱己

爱是人类情感中最高级的一种情感

爱他人与被人爱的程度

是人类文明的尺度

目 录

捧着一颗心来	1
1. 青云小学	1
2. 挑水路上	9
3. 捧着一颗心来	16
4. 穷孩子	26
5. 穷教育	36
6. 姜花岁月	43
7. 难忘的默契	51
8. 情随事迁	58
9. 危房下的悲哀	70
10. 宛如一首温馨诗	79
11. 青云村的梦	85
 前边有片林	 96
1. 登上青云峰	96
2. 哭歌	103
3. 石径分校颂	111
4. 愿她有双翼	118

5. 成人之美	124
6. 人生两难	133
7. 桃心盒遗愿	139
8. 走出青云村	148
9. 前边有片林	155
10. 有爱情无爱情	162

传代的苦恼 168

1. 隔阂	168
2. 妻子怀孕	172
3. 一瓢冷水	177
4. 当年心迹	184
5. 难题	191
6. 婉言忠告	197

瘠土上鲜花 205

1. 相亲奇遇	205
2. 善待	213
3. 顺其自然	219
4. 瘠土上鲜花	228
5. 传情	236
6. 彩照	244

把爱心给孩子 252

1. 夙愿	252
2. 菊英凋谢	256

3. 盖房梦	260
4. 平常心	267
5. 路远的关怀	276
6. 融入了亲情	281

后 记 涓涓小溪汇成河	289
-------------------	-----

捧着一颗心来

1. 青云小学

青云村坐落在粤北石灰岩山区腹地。村民走出屋门无论往哪个方向抬头望，都会看到重重叠叠的山岭。村小学建在后山坡地上，连接着山麓一片林木。两座青瓦白墙课室，掩映在树阴之中，白绿分明，蔚然深秀。校园四周围着低矮石墙，墙面没抹灰泥，石棱石角露在外边。这围墙不是用来装饰，也不是用来护人。它的存在只是为了把猪狗牲畜拒之园外。校门是两扇开合的门板，门楣上方有个青瓦盖的篷顶，门槛是一条长青石，简朴而庄重。

学校后山有一片大林木，校园里有一片小林木。从远处看，大林木、小林木一片苍绿，都好像连成一体了，但走近校围墙细细察看，两片林木依然让人分辨出来。后山的林木莽莽苍苍荆棘丛生，是自然造就；校园里的林木有章法布局，是人工所为。特别是校道两旁的树，多是在石地里打洞，把石头挖掘出来，然后填上泥土才种下去的。经过漫长的时光，那些早期种下的树，已长得高出屋顶，不论是高直挺拔的，还是风姿绰约的，都成了一把把供人避雨遮阳的绿伞。这里头蕴藏了多少心思？凝结了多少

汗水？浓缩了多少时光？也许只有学校的创办人高洁知道。

高洁喜欢树木，对树木情有独钟，能静静地对着一棵树，一片林，久久地欣赏，怡然自得。在静寂的夜里，在静听苍穹的时候，她会听见微风在树梢上行走的声音，想像得出露水滋润柔枝嫩叶的情景。她觉得一个人好像一棵树，能从树中看到自己，知晓许多道理。譬如，什么是“根深叶茂”？什么是“知识之树”？什么是“梦想之树”？她谈起自己的感受，颇能引起师生的共鸣。高洁组织师生植树护树，几十年如一日。她熟知校园里有多少棵树，每条校道每个角落长着什么树。高洁住在学校，她的家就在课室侧边的小屋里。小屋前那几棵桐树、枫树，夏天长出阔大的叶子，层层叠叠，几乎把屋前那片小天地遮盖得不透阳光，给高洁一夏的阴凉爱抚。这也许是公道的造物主，对她几十年爱树惜树的回报吧。

青云村是个穷山村，从历史深处走过来。顺时针看，村里的主人换了一茬又一茬；逆时针看，村民的穷困，却像苍黑的大山和它的山影，总是形影不离。贫穷与落后是一对孪生子，文化教育自然低下。历史记载，一九〇三年清政府颁布了《小学堂章程》，饬令各地办小学。当年，青云村知不知道皇帝有这么一道圣旨？已经无从考证。不过就是知道了，把圣旨背诵下来，刻在村口的石壁上，又能怎么样呢？那时候别说办小学了，就是开一间简易“蒙馆”，或者办个村社“义学”，也无能为力。这之后经过了半个世纪，山里山外不知发生了多少翻天覆地的变化，既改了朝，又换了代，青云村与时俱进了，才于一九五三年创办小学。

这一年夏天，有两个山村教育志愿者来到青云村。他们是父女俩，粤北韶关市人。父亲高明远，是一位小学教师，高个，长脸，戴一副近视镜，穿一身中山装，说话慢条斯理，对谁都彬彬

有礼。女儿高洁，芳龄十六，刚从简易师范学校毕业，身子纤纤单薄，长长的胳膊，瘦瘦的腿弯，蛋形的脸配两条短辫子，遇到开心事就眯细着笑眼，文静而端庄。父女俩是响应支援山区建设号召，志愿落户青云村的。那时候，许多人有抱负，又有一股子激情，以艰苦为荣，服务人民为乐。父女俩大概是属于这类人。两人许下一个心愿，抱着一个梦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青云村普及小学教育，让每一个孩子都上学读书。

父女两人借村民的屋子住下来，就挨家挨户家访，动员村民办小学。村民用山草盖起一座茅房，当做课室校舍；又砍来山竹扎成架子，铺上木板做成了课桌椅。父女俩用锅灰调成墨汁，将木板染黑当黑板，还剪了一块绒毛布，裹缠起来用针线缝成黑板擦。村里没有锤钟，也没有马铃铛。老铁匠送来一只断犁头，挂在课室侧边的樟树杈上。

犁头发清响，青云小学宣告开学！老师点名，学生大声回答：“到！”“到！”“到！”这一声声清脆而响亮的声音，回答了老师，告诉了天下：青云村有史以来第一批上学读书的孩子，已经到了教室！第一堂是语文课，教学《开学了》；第二堂是音乐课，教唱《我是一个小学生》……打从这一天开始，犁头的清响成了教学钟声，在村里鸡鸣、狗吠、人喧中，添增了书声、歌声和体育教师的哨子声。清晨，孩子们就从四面八方，沿着曲曲弯弯的山路，跳着呼唤着，高高兴兴地来上学。小操场立着旗杆，上面高高飘扬国旗，在蓝天绿树苍山映衬下，成了山村的迷人风采。青云村人耕山、打柴经过学校，听到从茅屋里传出的琅琅书声，或者清脆稚嫩的歌声，就会驻足一会，心中产生一种莫名的兴奋感动，有的甚至走近课室门口，屏声弃息地往里面瞧上几眼，然后悄悄走开，一副神圣的样子。

高明远把小学办至三年级，学生从几十人增加到一百多人的

时候，不幸得病，与世长辞，安眠在村后山。他英年早逝，村民不胜惋惜，送殡的有好几百人，为青云村历史之最。高老师入土时，哭声惊起了岩峰上一只山鸟。它冲天而起，绕着黑压压的人群盘旋三圈，发出凄切的悲鸣，然后直入云霄，不知所终。山民多崇敬神灵，对此解说纷纭。众多的长者坚持认为：是高老师心地好，一心为孩子，羽化成仙了。

高明远走了，高洁接受村民挽留，继续留下来任教。

太阳东边出，月亮西边落，转眼三十九年。当年的茅房课室早已拆去，改建成青瓦泥墙平房。校园里种的树，也已经成林成片。孩子一批批走进学校，又一批批拿着毕业证书走出校门。高洁从教师到校长，教书育人几十年，也将告别学校，准备退休了。回首往事，反思已往，她感到欣慰又不无遗憾！欣慰的是自己教过的孩子数不清；遗憾的是从自己眼底下流失辍学的孩子也数不清。村里小学毕业生年年增多；而文盲、半文盲人数也年年增长。她在青云村三十九年，做了三十九年青云村的梦——已往的岁月本来是清清楚楚的，现在提起它，有时候竟一下子变得模模糊糊，有一种别梦依依之感，心里还常常发问：这三十九年，是怎样的三十九年啊？

现在是七月初，学校刚放暑假。这对于高洁来说，是最后一个暑假了。放假之前，高洁从镇教育办公室那里得知，有位市师范学校应届毕业生，分配到青云小学任教，即将来校报到。新教师是个女子，叫叶丹，独生子女，母亲已病故，父亲在市中学教书。按照她的情况，以照顾父亲为由，是可以提出留在市里的，但她不但没有提出，反而志愿到山区任教。高洁听到女子是志愿来的，未谋面就产生好感，心底里欢迎她。叶丹什么时候来报到呢？镇教办不知道。这成了高洁心头上的一个记挂。

这天下午，高洁准备到亲友家里串串门。出门前觉着要梳理

头，换件衣服，便对着镜子把头发打散，重新编成两条辫子，在脑后盘成一个辫髻。这是她人到中年以后的发型，十几年间都没有改变。这发型无疑是让她的头部轮廓显得清秀而端庄。她穿着以素雅为主，既不穿同辈女人的大黑大蓝衫裤，也不穿下辈妇女的鲜色时装。她拣了一件浅色短袖衬衫、一条混色宽脚悠闲长裤穿上，拿镜子一照，觉得还算可以，便走出了屋门。就在这个时候，她陡地看到一个女子跨过校门，沿着那条铺满阳光的青石路，一步一步走进校园。女子头戴宽檐草帽，肩背旅行袋，身穿白色T恤衫、灰蓝色牛仔褲，脚蹬旅游鞋，一副学生装扮。她走到操场边那棵椿树下停了下来，摘下草帽左右张望了一下，就朝着小屋子这边走过来。高洁一下子醒悟：这女子也许是新老师叶丹吧？她抖起精神，快步迎上去。

来人正是叶丹！

从镇上到青云村，九公里山路。叶丹站在高洁跟前，虽然是一身阳光一身暑热，涨红的脸淌着汗水，略微张开的嘴喘着气息，但神态极好……当她听到高洁自我介绍，知道接待自己的正是高校长的时候，她那张细眉细眼的瓜子脸，不由得荡开笑容，透着喜悦的兴奋。看来，九公里山路行程，没有使她感到疲惫。高洁帮她卸下背上的旅行袋，招呼她在小屋前的石桌边坐了下来。她自己就匆匆走进小屋里去，端来了茶壶茶杯，接待新老师。校长热情洋溢，一边泡茶，一边说：“……我知道你是志愿来的，欢迎，欢迎呀！这暑假，学校走了两位老师……你来得正好，及时雨哇！我代表学校全体师生，欢迎你！”叶丹两手平放膝上，端坐有礼，回说：“谢校长欢迎，谢校长接待！我刚出师范校门，初为人师，从零开始，请校长多多指导……”见面话说过去，高洁泡好了茶，两人就边喝边聊起来。

叶丹说，这是她第一次到群山鎮，碰上星期天，镇教育办公

室的门上了锁，找不到人。幸好今天是圩期，她沿街问了多位嫂子、阿姨，问到了一位大嫂是从青云村来赶集的，正要返回村去。大嫂见她来教书的新老师，就顺路把她带到学校……叶丹细细说来，高洁用心倾听，不时抬眼打量她——觉得这女子那张瓜子脸很耐看，细眉细眼，面相柔和，五官小巧玲珑，搭配得匀称和谐，笑起来很娇嗔，两片薄唇和细密的牙齿配合得十分好看。说话的时候，细眉微挑起，目光如秋水，一脸暖人的热情。特别令她高兴的，是女子仪态端庄，谈吐文雅，自然真纯，声音清嫩，具有女人天生丽质的音色，言语流利而透彻，像小溪长流水，涓涓不息，又时时翻起小浪花，让人听来清爽愉悦，入耳入心。老校长一眼认定，这女子未婚，是个未染尘霜的姑娘，又童心未泯，想她的课堂教会生动活泼，受孩子们欢迎。

叶丹一见高洁，就被她的神情吸引。校长高挑清秀，那宽广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无疑是有点威严；但她的蛋形脸庞，丰满的嘴唇，浅浅的酒窝，时刻都在显露她的慈祥和蔼，热情亲和，让人心生温暖，感到亲切。几十年教书生涯，虽然在她的眉梢、额角、唇边留下了深深的职业印记——叶脉似的纹印，无奈的丝丝白发也过早出现，但她依然眉清目秀，神采奕奕，身子一板硬朗。叶丹有一刹那那间闭上眼睛，在脑里为她恢复了年轻时的苗条身姿和动人风韵。

高洁按照常规惯例，向叶丹介绍学校的远情近况。个中当然有她三十九年朝朝暮暮的流露，以及其间点点滴滴的声响余韵。叶丹聚神细听，不时眨着眼皮，似乎要把校长说的每句话都记进心里。但她最关心和急于知道的，是自己教哪个年级的课，任哪个班的班主任。她说了：“校长，我是个新手，教书育人没什么经验，从零开始。我知道万事起头难，走好第一步十分重要。这暑假，我打算留在学校一段时间，进行备课、家访，了解些村情

村况。不知学校安排了我的课没有？”

高洁深瞧她一眼，脸上现出了庄重的笑容。老校长就是喜欢和期待新来的教师有这种主动精神！她郑重回说：“叶老师，工作上的事，我正要告诉你呢。前些日子，学校知道你来任教，我就跟林苍副校长商量过，想让你担五年级的课，并当班主任。你看怎么样呢？”叶丹一下子端坐起来，细眉挑起，双眼莹莹，脸上现出一丝了然于心的微笑。她爽朗回说：“好，好的！学校安排我教五年级，我就教五年级。校长，我会努力工作，教好课，带好班！”高洁一脸热情，笑说：“我祝你胜任愉快，一路走好啊！”说罢她站起身，提着茶壶走进小屋里续水。

这时候，叶丹渐渐看清楚，小屋前的石头特别多，景物也很有石的特色。圆石桌是单柱的，像个大蘑菇；石桌边那四张小石凳，像四个小蘑菇。造型优美，物贵天然，妙极了！许多石头经过雕琢，成了石坎石盆，种着阴生植物，郁郁葱葱。小屋子侧边，有块比人还高的石头，上面攀满了笪杜鹃，此际盛开着一簇簇紫红色的花，十分打眼。小屋前的景物令人赏心悦目，但小屋本身太破旧了，灰灰暗暗，一派衰老的样子。再看离小屋不远的那座平房，一溜三个课室，竟用了三根粗大的斜桩来支撑，看来是一座危房了。

高洁端着茶壶从小屋出来，坐回石桌边。叶丹试探地问：“校长在这里住了好长时间了吧？”高洁说：“前后住了好些年咯。”叶丹问下去：“这么多年……学校没有盖教师宿舍吗？”高洁摇头，神情有那么一点为难，“叶老师，实话实说啦。群山镇是穷镇，青云村是穷村，青云小学是穷校，哪里有钱盖教师宿舍呀？现在教师住得很分散，本村的回家居住，外乡外地的借住村民屋子。我是外地教师，开头几年也是借住村屋的，后来学校先后盖起两座课室，从初小发展到完小，摊子大了，需要有人照

管，于是就盖了这小屋（二十平方米吧），让一些外地教师居住，负责照管学校。我年轻的时候住在这小屋里，后来结婚了，就居住在村里头，这几年家里人事变故，我也老了，又再搬回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叶丹听来明白，不由两眼闪动，着急起来：“这么说，我要到村里借个地方住了。”高洁忙说：“叶老师不必着急哩。现在正是暑假，你报到了，就可以回家度假了。你住的地方，学校会帮你在村里物色。这需要时间呐，急了恐怕找不到合适的。至于暑期你要逗留学校，进行家访和备课，就住在我家、吃在我家怎么样？说家，我的家呀！现在就我和女儿两个人。我公公、婆婆已逝世。前年，丈夫也走了。女儿在广州读书，平日里就我一人过。这暑假她去旅游，要等到八月中才回来。这段时间，你大可以住在我这小屋里。小屋虽然窄小，可有两个房间，容得下我们两人呢。”高洁说到这里顿了一下，脸上现出一抹柔和的微笑，补上一句：“叶老师将就一下，暂且住下来吧！”

叶丹深瞧高洁，双眼莹莹渐渐有些潮润。她心底里感谢校长！可说出来的竟是另一层意思：“……古人有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说呢，房子不在大小，全贵在地灵！在粤北群山深处，青云村最高学府里，有这么一间小屋，世上难寻！今日得到校长热情接待，留我住宿，说来是我有福分，又与校长有缘分啊！”

高洁哈哈笑起来，笑得双眼眯成线，两颊旋出了浅涡，脸面粲然如太阳。她连声说：“是呀，是呀，人类几十亿，但就一个人来说，能与他人相识、相知、共事的，往往是这么几个，十几个！叶老师从繁华城市到偏僻山村，不远百里来到这里任教，这之前谁能想得到呢？想不到偏又成事实，这就是缘分啊！”高洁说到这里站起身，一手拎起叶丹的旅行袋，一手拉着她那只白嫩

如笋的手，热切地说：“叶老师，到屋里去，把东西放下来，好好歇一歇。工作上的事，生活上的事，我们回头慢慢谈咧。”

高洁住的小屋，是简陋的青瓦泥墙平房。抹过石灰沙浆的墙壁，因年深日久，好几处墙灰脱落，裸露出里头的黄土泥砖。屋内没有天花板，抬头望得见行行青瓦，其间镶着三块明瓦玻璃，透着光，上面躺着落叶。进门就是大房，放着床铺、木柜、四方桌、木椅子。唯一的窗子朝西开，此际傍晚将近，斜阳穿过窗格照进来。叶丹一进屋，觉得屋里布置简朴，整洁宜人，有一股清雅之气。

高洁打开一扇小门，招呼叶丹住进小房里。小房约五六个平方米。单人木床、小书桌、木椅子、书架等几大件，差不多把房子塞满了，但放置合理得当，没给人紊乱窘迫的感觉。一扇窗子邻近校园，视线穿过疏朗的树枝树叶，看得到学校后山的景色。叶丹朝窗外望去，不由得出了神。高洁在旁抬手介绍说：“你看，后山外边那座大山，叫青云山，那个高峰叫青云峰，海拔九百米。青云村人不论住在哪里，只要走出屋门抬头望，总能看得到它……”叶丹欣然赞叹：“这小房子面对校园，抬头见山，既得到校园拥抱，又有大山做伴，真是个好地方啊！”高洁笑说：“好地方来好风光，愿你住得舒服，睡得香……”说罢，她轻轻拉上窗帘，展开一幅草绿色，上面有一些似有似无的淡黄色的小花，淡雅而鲜亮。山风适时而至，窗帘轻轻掀动，把一缕缕光阴和一扇扇清风闪进来。叶丹面对高洁直笑直笑，心中暖暖的，有一种释然如归的感觉……

2. 挑水路上

高洁拿起扁担水桶，准备去挑水。叶丹忙问：“校长去哪儿

挑水呀？”高洁说：“水洞。”叶丹摇头，不解地问：“什么‘水洞’啊？”高洁笑起来：“哦，你还不知道呢——这个‘水洞’，实际上是个小水潭。”叶丹跃然，兴冲冲说：“校长，我跟你一块去，看看‘水洞’呵。”高洁心想，来日方长，急什么呢？可她还是点头：“好啊，我们一块走。”

两人走出校门，沿着村边的土路朝前走。山村的傍晚显得沉寂，呈现出一派向晚景象。叶丹挑着水桶，扁担钩与桶环磨擦的吱呀声，成了寂静中的清响。她心情极好，远眺近看，那连绵不断的山峦，那山坡上的小石林，还有山峰上的夕阳，夕阳里的山鹰盘旋，一切的一切，都令她感到新鲜，觉得入眼入耳，格外富有诗意，思绪跃然，飘飘扬扬。这是她上青云山之前，在高楼林立的马路边上，看不到也想不到的。

落日一点一点接近山峦，光线变得柔和起来，照到青云峰上成了一层淡淡的橙色，似乎已经没有什么热量了。夕阳停留在山峰上的脚步，高洁熟悉，三十几年光阴，如果不是天阴下雨，天天都是这个样子，周而复始，没有尽头似的，只是时光无限，而人生有限！她想起自己当年住进小屋，挑起水桶去打水，是叶丹那样年轻，美丽动人。如今不觉老了……唉，老了又怎么啦？她自嘲一笑，打起精神继续朝前走。

两人走着走着，叶丹忽然发现，村后山长满绿树，郁郁葱葱，充满生机；可它两旁的山岭，却死气沉沉，光秃秃的一派荒凉，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是为什么呢？她一边抬手指划一边问：“校长，这些山头怎么都不长树哇？”高洁说：“哦，那是石头山呵。”叶丹问下去：“全都是石头吗？”“不是！”高洁摇头，语气透出叹息，“这些山头原来也是树草丛生的。后来人口多了，又不封山育林，渐渐砍光烧光了。”叶丹问到底：“我看村后山也有石头，为什么树木长得这么葱茏茂盛呢？”